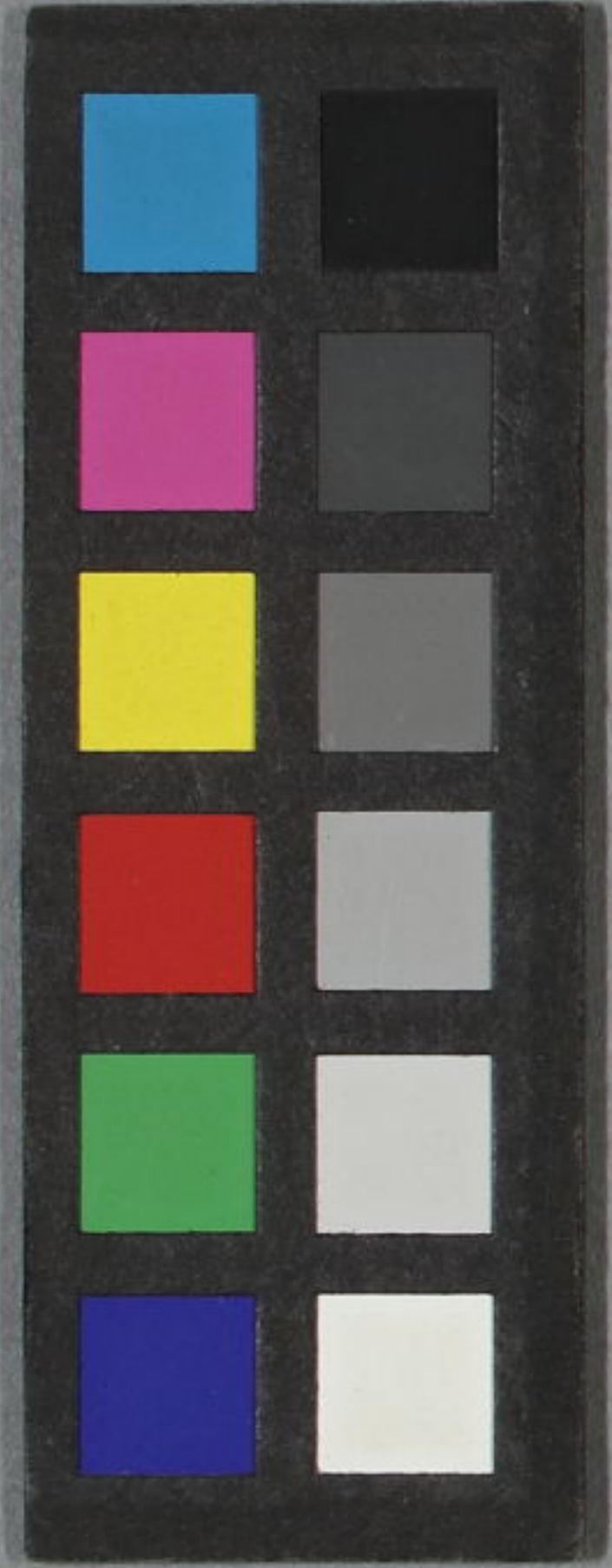


七修類藁



13
386
13

十三



門香 48
號 386
卷 19

開羅堂

東方書
學校圖

12
57
13

七修類彙卷四十五

明仁和郎瑛

實者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
提舉洞霄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為要提舉後讀石
林燕語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
某宮觀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
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

事物類

一

一修宋書卷四十五
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鳥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鬪徽客許以十金購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攜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堤不可歸有識人縮桶匠過焉沈卽挽其歸以報之家人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縮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匠告於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鳥貨人割頭棄之湖也然尋頭於湖久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

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辯因以成獄而桶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探某人其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旣明漁人之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爲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爲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公吳出題鼉鼉蛟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爲吳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爲最一子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場輿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奪取或失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憤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卽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燧理陰陽相公相公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貴而夭折也豈有父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
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何惜
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得已飲
盡無苦自是侍燕卽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此量
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日
飲數百盃未醉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
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益信其天分
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
活予則以爲妄也昨讀周草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
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
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卽活御院中
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
食之卽死三日後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
花盜採花爲末置人飲食中卽皆醉也據是則蒙汗
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為兩枝至梢全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讓字士謙善畫竹星卜醫藥俱精國初為西湖書院長後為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府受知者薦為彰德佐考滿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為上元教諭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

都御史李公昂題其畫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葢火

插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實其灰而插之庶易入不測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不焰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窰燒骰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窰燒骰子數斗詢之士夫莫識其故子意骰子陳思王所製子建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莫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傳遠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明瓊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卽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子

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旱守延一法師祈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闔郡官人當拜俟於湫慎不可驚懼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師至湫所焚符躬下頤之乘龍而起遊泳湫面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直逝而

下兩卽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孛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爲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披髮仗劍足躡女子陰門而彼此口舌盡出勢已垂危時則霹靂一聲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

女子甦省矣後有知此法者云當時無人開縫則道士女人俱死於室嗚呼二子之術業未精一則致死一則幸生世有恃術以強爲者夫豈能奪天之功耶此郭景純尚亦不能逃於今午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

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
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蔭伯教
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祓除不祥一鴈偶爲烟
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
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爲義鴈云

真臘二事

真臘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末嘉周達觀招
諭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
一一紀焉名曰真臘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

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
冢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
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
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則國宮之對有小石
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
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癩咳
嗽發熱之証有理者畧無纖事謂之天獄蓋土神之
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
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子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則陰戶出陽勢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歷通誌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戲與文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凝思久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

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子嘗見叢談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爲國字然後鈎臨在地張圖於上東甕爲筆蘸墨倚肩循沙而行成則脫袈裟漬墨爲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家僮攜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爲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

十傳類書卷之三
如是深哉後果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
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
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
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
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
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子言而遂神
其夢邪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
莫能逃耳若觀高季廸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玄懿
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爲人鼓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
城隍廟因假寐廂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
賓來望也乃驚寤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
髯者飄飄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
求度黃冠曰貧道無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
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黃冠笑而頷之同行里許
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強食之乃前去鄭
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紹興矣于是

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等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爲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鍍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鍍銃而無木銃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餽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風今圓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即古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猫兒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
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
田在於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
十丈後竟無祥子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
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子親戚家有僕自
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雞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
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子未信迫之令
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子表
嫂終身不喫飯真爲可笑也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爲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
綿衣於貧者延醫捨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
江人名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
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
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爲移燈

七修類書卷四十五
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棚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寃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咎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齋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豈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隨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尙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困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跡其處見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困之物無矣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目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吞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羣聚於梁以下之觀此則入獄之

事有之矣况物衆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者

書冊

印板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柳玘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爲闔木落刻傳爲笑柄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

惜爲福建書坊所壘蓋閩專以貨利爲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搆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爲省工本耳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者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杭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總管部下言人禍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私錄庚已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爲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

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焉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尙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貨之主人告吉了曰貧故貨汝吉了云我漢禽不

願入蠻夷因不食死又匡山宋亡時有白鵝在籠見帝入水遂躑躅哀鳴竟與籠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爲誕然吾姊夫畜鸚鵡一枚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將肯鸚鵡注目聽久觸籠而死據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胃腹害人至死而後已

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
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
則服鬱金下之想卽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
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之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
旌都間有嘗將軍家久舍一僊自稱宋狀元何魁或
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
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地

簾危俗慮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鶯
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
如和宿菴藻詩云春逗踈簾醉午風客懷吟思幾叢
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東西成
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何媿青山
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僊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
於僊僊曰待予探去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
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

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
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
至常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暖風
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蕉露十分似
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禍福是以能久而動人也
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鬼之精也其曰天民
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爲靈鬼無疑過
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北人符祝請神至人
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答飲食如生人
衆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
之尤爲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
當也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音開改大剛卯
以逐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
事又按野客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
尊國姓也兼而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王莽傳
曰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

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
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
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韃刻
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赤
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役剛瘳莫
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仗化
茲靈爻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剛瘳莫我敢當余
嘗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

瘳曰夔化作夔龍靈爻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
今俗書也意者服乃漢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
許叔重曰大剛卯則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爲大
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有省文者爾不然
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脗合邪是晉
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亦剛之
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有異
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七修類藁卷四十五終

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兀术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陶詩曰馬首經從嶺島歸
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
枝又兀术殺卒而妻其妻术有七首極利臥則枕之
婦取將刺术术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术默然爲
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人
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
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
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相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
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蕙苴子爲菩提子大林檜爲藥
婆果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
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
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
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
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

其狀異于衆草勢龍嵒如冠弁凝然上聳生不傍引
攢花中拆駢葉外包異香盈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
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
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
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恥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
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
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于君王

事合昨夢錄

宋康譽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

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
于兵書尤邃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
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
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
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
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鷄犬陶冶居民大
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
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
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

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楊曰速來
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
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
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問爭奪者不來也觀于神氣
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
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
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
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
衆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殊不闕惟計

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
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追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
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
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
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
共入穴自是聲問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
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
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
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慤

懃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
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
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
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
予顛顛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
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
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
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鹽
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

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山可則開水使進也山中有
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輩十
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予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
如國初宋景濂方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
翁與人談論如醉癡者但云人要在此好處安身又云
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尙在終南山也據
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
况宋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菽園雜記云端坐死
於夔府葬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

傳聞一夕爲水流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
天下昨聞雷郎中其在 地親遇陽明當時佯死不
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今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
特錄以傳好事者

太素脈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
善太素脈者彥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
彥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兒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妒忽前室夢
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前
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淹死之
未踰月四兒左目得奇疾日就臃腫下蔽其面卽莊
生所謂贅疣也一日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夢
兄曰恐兒之爲祟也試發土觀之葬且五閱月肌色
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收瘞之又修浮屠法
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果報也有老儒
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前室又豈

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至
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佞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
矣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
大賢多是之予以爲非見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
沴枹應響答如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
報答如此之速則負冤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
之掩正在見目又非其證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
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於四兒由其

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內宜愛護春奴安反
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有神於彼
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遂果
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屍不朽而
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
若必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
言故曰聖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褚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奕棋高

者下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
棋之士過杭尋與之奕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
手嘉靖間又有陸姓多鬚者善雙陸與人賭錢有必
勝之事杭人無敢與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歸家則
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鬚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
音雖釋道諸行馭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別省郡客
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長大時號沈長
孑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人神杭之多才如此
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興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
紫色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蕊數
十家人甚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焉豈非
爲渠榮耶友人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朶
王死之日正當開際蕊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
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
之花王也歐陽敘其品曰地反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賦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場土豪世業私鹽
避罪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
利甚厚捕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
肅菴召集漁舟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凡賊之可通
舟楫處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
集務得賊首秦燔黃良沈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
後已閏三月巡江湖御史以兵久遣散賊謂船不可
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年四月兵備再
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蓋石原籍

平樂與猺獠爲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月石
聞又委備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爲
計也勿許登岸旣而羣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爲衝激
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木
地漁船得脫餘焚溺殆盡而器械俱爲賊取也死者
無算焉賊旣勝遂朱書僞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
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聞朝廷因勅南都守備提
解失事人員復勅都指揮湯葵東總三省軍以勦之

王兵備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操諸公召義勇鑄兵器
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戰守每
府備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月
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
火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操促
其出師則沈酋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
我師相去無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
兵數十舫環而射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
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

溺者斃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
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也聞萬知州前以
往論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爲內應羣賊自疑戰多不
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日久賊
得爲計處島爲巢積穀爲本兵至則逸於海解甲則
復肆劫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
王之羈守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爲禦之不常
已致賊之蔓延今復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
承平日久人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

之衆何足致年半之久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
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
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
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鳩鳥

鳩毒鳥也鷓形大如鷓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
運日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
有之亦曰如鷓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
椽實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

作法有頃石碎啄蛇食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
脫羽人以銀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
酒飲人卽死也所謂鳩酒今以爲鶴頂紅毛非也矢
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卽變爲雄黃今諸書
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擄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
憤錄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
事則竊憤有之也至于彼地之險彼國之事風俗之

異時序之乖則宣和較錄爲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爲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飾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間遭辱之徒以發其胸中不逞之氣而爲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爲無有于意竊憤或卽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

宋家大事錄于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彼營議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彼營十七日帝還宮三月初三日再幸彼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至彼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

常入女服易二后服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
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
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
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
州二十七日至泉鎮四月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
一日到燕京見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方二十三
六歲十三
日至安肅聽候六月末移居雲州紹興二年鄭后崩
年四十一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
七歲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崩于均州年五

十六歲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偽齊劉豫
召少帝于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復至燕京與契
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鵠奠府十三年賜帝居燕京之
寺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自即位紹興
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二十年復徙少帝入
城囚于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彼奴射死馬足
之下年六
十歲

雀餉醴泉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于墳庄子弟喜

而奔告鎬味之慘然不樂于弟詢之鎬曰此非甘露
乃雀餒糖也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
三朝國史符瑞志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
時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
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際君身政事垂戾至矣有何所
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嘗讀唐書獨孤及傳甘露降于
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餒也若徽宗
獨孤及者是也雀餒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如松脂
嚼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
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
飲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
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
前穿井得甘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土木之難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得回後又
陣死於豆腐關上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既敗爲
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權勢爭取因鑿前
事不與後嫁李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

此婦復發教坊司永樂間抄沒吾杭尙書方賓斥賣其產一爐爲于肅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勛而掌北鎮撫事取之不久亦抄嗚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茶爲禮者見其從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誠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僞者似小有間衆皆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自則經

而未死爲李伯昇潘元紹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母墳在盤門至今稱爲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譜牒示人真舊物也臬藩卿相與之周旋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面持撻夜半劫之倉卒間不于其家而于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

往慰之俄有捧麪而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蓋墮麪者其爲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爲之聞於官仍攜酒慰之久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號狡黠夜伏於城陰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卽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知賊曰盜高氏者趙三舍也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訶之賊曰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染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尙

猶豫蓋其家在褚堂頗嚴邃乃簡黠悍者飾爲馴僮
戒之汝輩往謾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
矣仍使人要於路已而果然時孫原貞爲方伯趙猶
肩輿往見詭辨自解孫叱吏縛之收其贓所謂譜牒
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
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爲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
劔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
函進珊瑚樹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
官進詞云玉帝來朝玉帝嫦娥捧獻嫦娥珊瑚者山
呼也寓崧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貴之以其
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
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

華州細辛則白丸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蛛

莊子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則古人亦有以木爲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祿於社註祿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蠟殼也其上畫饗餐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蠟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尙憐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王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焉色之移人爲何如噫

七修類藁卷四十六終

七修類彙卷四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玉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歛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

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藁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己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

此轉淒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玉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兒殆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予義姪夔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

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許奏事曰東已死於軍妻子流落予官尙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枰相逢莫自誇高手一遍輸來一遍贏屠遂默然此亦善誚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予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橋屋門壁柱礫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尙書楊翥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尙書之齋來認者爲土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慙慙寄與賢公子曾見崇韜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再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高宗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

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贗本又有
碑文譜像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偽尙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旣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
契卽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
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尙書令僕丞郎月給隃糜墨二
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
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
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珪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

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
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
李廷珪者由秦少游有廷珪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
今徽州出墨亦由廷珪家歟旣已顯著地遂同業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
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
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爲兀术取置
燕之玉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談所

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爲取置北京
慶壽寺爲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
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
金玉設硃紅一小殿廚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
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璃瓶蓋各一瑤冠一頂聞舊尙
有玉觀音玉鐘諸異寶乃成化間爲奸人王臣取去
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

墓今俗呼其地爲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
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
府而薨今則終於獻皇而生今土豈非其數耶杭南
山邵阜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
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灣也
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
毀於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墳

天順間有楊塤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嘗得進言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摺據袁之數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塤憤然曰朝廷設科道欲其理冤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達并擒楊下獄

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喉楊懼考死于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於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廷鞠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上會衆邀李出閣於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尤見重於上袁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證元忠不殊說何人哉塤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目哉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

聰明人品之所致豈近時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
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
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
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
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
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
明雉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

翻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上見
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
誦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
物好僧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玉筯雙垂圓寂於丹
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
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澄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吏
名於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焉撥授處州府架閣庫役

既遠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
行千里曾施汗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
門梁恩間府主見而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
詢曰汝曾爲弟子員耶對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
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霽南山正坐衙瑩然
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春生百萬家未
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咏梅花豐年有象皆侯德
五袴歌謠徧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弟而館
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於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一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似村
姑遇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
節嘆曰有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
幸名聞士夫逮役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
太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
士往來於湖山惜不及下壽而終有羹藜集傳世子
一槐今爲員外郎

鄒頤庵

宗伯鄒頤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爲春坊庶子英宗

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也上問廷臣唯幹父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頤庵也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與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爲樂焉自懸弧以至易簣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章后今仁和學生員韋朝恩乃其裔也

有譜像於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額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國忌二行章間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於宮道服也又云今臯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鬢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據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久北時手寫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爲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

宜第行時何卽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畧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一榜署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劔州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得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兩任之政教獲先生

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謹以所知者述之于蒙證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沈淪下位恐致泯沒遂爲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爲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傳于史可乎因爲言行畧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己心爲嚴師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于三禮之經謂古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詣太常以求禮器謂

天文不知如不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
石經載之志而古所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
冠射之禮久廢士難成德則勉諭生徒時以習之以
禮鐘鑄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音以門生貧不可學
學舍敝不可講則皆出已財以資之葺之至于闢學
正路構亭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釋奠有議
諸鼓有銘雖皆公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于師
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

見章尚書懋李

氏家
乘序

端重不苟詭隨徧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

是程者舍白夫吾誰與歸

見張布政吉
李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

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

俗學之士所可為者

見邵尚書寶
李府君碣

孝哉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

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

見湛尚書若
水敬止園記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

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劔州民戴太守如父母
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
伊洛道存明誠見呂大卿楠李氏家廟記

先生之為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
禮恭而氣直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
于愛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確登雲別意序

先生冠服之樸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
類古有道之士見都少卿穆送知劔州序
先生天分甚高尚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

薰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見陳府尹良器懷思十咏圖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曼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
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叅忽五色
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
於梁間凡二日乃去眾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為
詩慶之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覽
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
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

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
城人瓊懋堅以謁金門詞餞云人艤着畫船馬披上
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畱
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
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
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
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

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眾抗聲自陳必得升
等若奚春卿歐陽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
左餘可槩想也北宋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
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八
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爲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
四又試經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
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
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

千七伯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謁廟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
十四日賜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
闕十三謁廟二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
錄錢如前四日拜黃甲敘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
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
存紹興戊辰寶祐丙辰二科者豈非以其有朱晦菴
文文山之故歟

一入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蠟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
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于左以
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雞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
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
鷓鴣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螻蟻不敢過
矣鹽酒蠟每一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
壞好鹽中用皂莢于中雖簾籠盛之無滷矣衣帛爲
漆所汚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盡却以少水溶開
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卽如米泔

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糝于上隔紙用火熨
斗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擦卽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
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復以紙裹置人懷
中久之出礪卽爲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
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礪兔絲
子燃紙條數枚寘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
毛炒之焦熟而後投于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
燥入搗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

三五片同碾則卽時爲末衣服梅黛烏花處用梅樹
老葉同擦洗卽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
明日水草一洗卽新矣好香油浸生鱗魚雖盛暑中
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繩定
置于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糝
于縫處令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
矣近用鹽生補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冰
雪水浸諸般青瓜果可久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

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
隨一味搗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荇蓬灰或
蘿蔔豆稽灰汁洗卽去喂鷄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
卽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
肥皂淹鐵索過時可斷葶薺淹銅過夜卽爛用染坊
淋退灰曬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用錫打罐
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
葉採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採梅葉洗蕉葛衣經夏
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貓不可過揚子金山過

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芝麻稽磨碎順風撒去則禁
駝糞烟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搯鼓于下則盡落
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席蓋碑經露必
有痕珠子不宜近鐵器柏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弔喪
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曬乾葶薺爲末炒猪
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有味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靳貴探花榜眼則廣
東劉存業也殿試未擢曉時斬以明瓊卽帶子六枚禱

于神前明早欲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謙至亦欲與擲明瓊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賭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綠二人皆喜後錢果中狀元靳爲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于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

其僧永不應之此亦甚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揚子江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祐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褒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于措筆也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垂乎不憐宋而甘心于元事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予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為刑部尚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為湖廣布政孫玉嘉靖間為刑部侍郎元孫唐巖公今任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一榜蔭職腰黃者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為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為之足紀也見歸安輝縣嘉興府出臺院者則力為之劾權奸捍逆藩死生為之不計也見劾

劉瑾之疏赴安慶之變

至於文章德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

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矣俱為大臣俱登俎豆尤其少者也至于蒞政之所子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有孚焉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

何如哉噫子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
筆之以爲世勸

卷四十七終

